

勇者無怨悔

· 龍德群 ·

民國四十年初期，我國處在風雨飄搖的時代，國民政府內憂外患，奔走爭取國際支援之際，還須積極整理內部，並在軍事方面建立有效武力，任務艱繁。

黃埔軍校復校，在五萬多考生中錄取一千名，空軍官校學生因受體格及儀表之嚴格要求，合格者鳳毛麟角，少得可憐，因此我們三十四期飛行科同學入伍近三百人，來源很複雜，從三軍部隊中徵員、學校裡挑選、社會群眾甄試，基本上都是以流亡學生為背景，年紀差距較大，先到東港接受六個月入伍生基本軍事訓練後，再到虎尾進入初級飛行。

虎尾機場是一塊四方形草坪，跑道為石板舖放在水溝上，做飛機起降方向線標示之場面，這些標示對初學者幫助甚多。當時我們學的是PT-17黃色雙翼小馬力初級教練機，在練習起落航線時，只要保持方向、速度，即使判斷不正確或技術上有小錯誤，都不會造成嚴重的危害，換言之，不太容易摔飛機。

當時，學飛最要緊的是絕不能打地轉，一旦打地轉就停飛。開始飛行時約兩百餘人，分甲、乙兩班，上午、下午輪值飛行，每組學生六名，由一名教官帶飛，十小時內必須單飛，技術不合格者停飛，因此每到夜間就寢前之集合點名時，值星官宣達次日不能上機場之學號是最緊張的時刻，被停飛之同學依志願到其他系路發展。在初級訓練階段有很多有趣之故事，在此告知：

一、有位同學每次操縱飛機狀態教官都不滿意，他為了親身感覺其份量，自作聰明將鞋襪脫去。

PT-17前後座相通，前座可以觸摸後座腳部，當教官糾正其錯誤碰觸到其光禿之臭腳丫子時，氣得用駕駛桿狠打他兩大腿內側。落地後，罰他背負保險傘跑機場。

二、有個課目叫「目標8字」，目的在訓練學員手腳協調，於空中保持高度五百呎，俯視地面選擇兩個固定目標，循此做8字飛行，要求重點是必須保持高度、速度、坡度，並維

持一定之轉變速率。

一位同學8字飛得不正，老是偏向一方，教官一問，才知道他竟選了水牛做目標，牛移動了，他的8自然就偏向一邊。當時，此一笑話傳遍整個校區，讓學飛的緊張生活，添了許多樂子。

三、PT-17設計上無座艙罩，飛行人員僅仰賴一條安全帶繫扣在座椅上，因此起飛前，這個裝置都必須做嚴實之檢查。

有次一位同學疏忽此重要程序，忘了扣實，在空中做特技翻滾倒飛時，脫離座椅，甩出機外，飄飛於空中，幸好保險傘救了他一命。當然，他就從此和飛行說「拜拜」。

不飛行時，學校有一系列之地面學科，如：發動機學、航空動力學、航行理論、電力、液壓、操縱系、氣象、航空生理等等，涉及飛行有關項目者全部涵蓋，學員必須全力以赴，否則拿到不及格，就可能遭淘汰。

飛行術科分三個階段考試，過關斬將實不容易，因為要求極嚴格。校方各級幹部及教官均以培育優秀之空中鬥士為己任，為了幫飛行員打好基礎，各項督考都非常落實，故淘汰率非常高。從開飛到虎尾初級結業，近三百位同學中，約有三分之二離開了

我們，告別了飛行夢。

初級飛行約半年時間，僅有一〇八位同學進入岡山空軍官校，投入中、高級飛行教育，採用美製A-1H高級教練機，學習課目與虎尾截然不同，包括：戰鬥編隊、空地靶炸射、空中格鬥、長途及低空航行、夜間單飛、投彈射擊等難度較高、動作較複雜之課目。

分科後，轟炸組使用A-1H雙發動機教練機，當年，很幸有位很帥的飛行教官帶著兩位同學失事殉職。

在岡山為期一年多的時間，課業很重，壓力大，學術要求更精進嚴格，且考核項目也更全面，思想、言行、性向、體格及家庭狀況等均納入考核之重點，為此退學者也不在少數。

儀器飛行是訓練中的重中之重，不達標準不能成為一合格之飛行人員。教官在前座負責空中一切目視顧慮，後座同學則關閉在一個四周不見天之帆布裡，僅以各種儀表讀數做參考，模擬真天氣無法目視狀況下之飛行。人體內耳半規管裡有淋巴液，當淋巴液不平衡流動，產生神經衝動時，容易產生錯覺，很多失事都是因此發生。

訓練要求交互檢查各種儀表要快且準，如：狀態儀、高度表、速度表

、針球儀、方向儀等多個儀表要能快速精確判讀，再參照地面電臺確定自己的正確位置，按程序下降，以完成一個安全的落地動作。為了順利過關，同學們在地面必須要有完整之學、術科準備，否則此關難過，很多人因此遭受淘汰。

有幾件有趣之事，值得一提：

一、有次香港一群外型亮麗之明星，由李麗華領隊到空軍官校參觀，飛行教官以低空特技飛行做為迎賓表演，倒飛時幾乎撞到地面，全場觀眾驚聲大叫，一旁駐足觀看之教官太太，大罵老公：「李麗華不是你媽，幹嘛那樣賣命！」傳為笑談。

二、某天夜間單飛課目，一位同學誤將高雄市愛河兩旁公路燈認作岡山跑道，準備降落。接近水面時，發現地面兩側有人在夜光攝影，才驚覺認錯落地目標，急忙加油門，帶起機頭重飛，免去災難，十分幸運。

三、有一天單飛之同學很多，在規定之空域作課目，突然天氣變壞，低雲覆蓋整個岡山機場，能見度低於一哩以下，雲高不到三百呎，地面教官們緊張得要命，深怕發生危險，影響同學們之安全。此時無線電管制竟也失控，十多架菜鳥駕駛的飛機在空中各自為政，所幸全都平安降落在

臺南、嘉義、屏東各機場，贏得校長及以下長官們之讚譽。

最後走出校門的僅有七十七位同學，戰鬥科四十七位，轟炸科十八位，偵察科十二位，淘汰率約為百分之七十五，對國家來說，投資報酬率是很低的。

這七十七位同學畢業分發到作戰部隊，以准尉見習官任職，半年後晉陞少尉正式軍官。每個部隊均有其傳統隊史榮譽、作風、特性等，但均奉行寬橋精神，就是「忠勇」。

空軍第二聯隊駐地新竹，下轄戰鬥及轟炸各一個大隊，另有修護、基勤大隊、通航、氣象、醫務中隊、防砲團、警衛營及其他配屬單位，近百架戰機，納管五千餘人，是北部最大基地之一，不論是噴射機或螺旋槳飛行器，每日起降不停，為保衛大臺灣做出最大之努力，從未聽聞有人抱怨待遇差，生活苦之罵語或牢騷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期間，九月二十四日由大隊長冷培澍領隊，在福州地區空戰，打下對岸米格機有九架之多。我方損失為零，這是世界上首次空中使用響尾蛇飛彈豐碩之奇襲戰果，當日也有我本人參戰之身影。在那段保臺作戰期間，每日任務三次，夜間還擔任警戒，空地人員士氣

非常高昂，摩拳擦掌，隨時投入戰鬥，放棄休假，結婚的連家都不願回，其實在我們走出學校前早已立下一「生死狀」，全力報效多舛之國家。

隊上升遷以期別為優先考量，因為飛行技術是師父帶徒弟，學長帶學弟之設計，有尊師重道、長幼有序之倫理傳承。是故，當時戰鬥部隊絕不會出現前、後期倒置之領導組合，一來有違傳統精神，二來也避免個人升遷遲於後期，產生心理不平衡，肇致駕駛單座戰機於空中發生意外事故。國家對飛行員的限制雖多，但待遇也著實豐厚。

當年規定飛行員作戰績分累計獲得兩個獎章以上，才能申請特種結婚，結婚贈禮有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特贈的新房一戶，約二十坪，以及禮金貳萬元，這樣的結婚厚禮不知羨煞多少雙眼睛，且各級部隊長照顧得非常周全，生活有如一家，溫暖動人。以飛行員失事或作戰犧牲，國家都有固定撫卹，然每個空勤人員每月均認同扣下新臺幣貳拾元做為公基金，補其不足，感情彌深足可證之。

臺灣地形四面環海，各空軍基地跑道距海岸線很近，海洋上低雲夾帶著大雨，經常幾分鐘內突然移動到機場，變為危險天氣，大大增加了飛機

降落的困難度，能見度低於一哩，雲高低於兩百五十呎，大雨點還夾雜著雷聲隆隆及閃電，飛在此狀況下，機身顛簸搖晃不斷，儀表不時會產生誤差，甚而造成不安全之後果。

這種情況尤以北部基地為甚，故每次飛行前，不論作戰或訓練，每個人都必須熟記領隊提示中，對天氣預報突變時備降場之選擇。

另外，空中遭遇最低安全油量，應向領隊機用無線電呼叫「Bingo」，長機會即時結束任務或課目，準備返航。各級部隊長對此項規定要求非常嚴格，係考量天氣因素發生機毀人亡之事故比率很高，故絕對不允許天氣超限（能見度一哩下，雲高低於三百呎），勉強降落。

飛行人員大都技高人膽大，對任何課目競爭多有不服輸之天性，如：打空地靶超近；格鬥中飛機近失速無法操作了，仍盡全力想方設法到別人後方；定點降落必然觸地在跑道上一千五百呎位置等等。

記得本人從美國換裝F-100A戰機回臺，分發到嘉義皇家空軍第四大隊，冬季駐防桃園基地。有次帶一位隊員李俊達執行訓練任務，天氣突變，能見度一哩上下，雲高約兩百五十呎，天空落著大雨，有位分隊長試降

數次都未成功，中隊長下令空中二十幾架飛機轉降其他機場。

當時我正在雲中飛行，一萬五千呎高空夾雜著閃電雷擊，四周極不穩定，氣流顛簸，在黑壓壓之積雲中搖擺。我決心一試，有信心安全降落。回頭看僚機編隊很穩，更增加我之自信，按正常程序穿雲下降，當GCA（地面管制進場）接手後，一直在盲目狀況下飛行，希望隨時可目視跑道。三百呎仍未出雲，正準備加油門重飛，突然跑道出現在正前方，稍作航道修正，兩機正常落在跑道上。地面積水很深，產生漂浮現象，剎車功能銳減，幸好阻力傘放出正常，頂頭風速也大，順利減速滑出跑道，平安落地。回到參謀室後，我對僚機稱讚了一番。後來我檢討自己是信心過頭太冒險了，假若雲中失散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全中隊僅我兩架降落桃園，其餘飛返嘉義機場。

民國五十年代空軍各級部隊加強戰技訓練，F-100A是主戰單位，實施夜間超低空零呎高度航行，其目的在防止我機任務時，中共對岸雷達偵測，增加奇襲之成功率。由大隊長親自用雙座機帶飛每個成員，夜間自嘉義基地起飛，從西螺河口出海，降低高度為零呎，沿馬公島西嶼至小琉球

折返，時間全程約五十分鐘。

當時並無雷達式高度表裝置，僅賴氣壓式之高度表做參考，理論上仍距海面約二十至三十呎，飛行中兩眼緊盯著儀表讀數，餘光可感覺到漁船之燈光，在兩側閃爍快速通過。飛完全程，降落後走下飛機，兩腿僵硬，雙手麻木，汗水滿身，還浸濕了傘衣，知道那是太緊張之故。

飛行生涯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，一旦投入，樂在其中，遨遊長空能與天對抗，挑戰各類環境所形成之障礙，欣賞天體上之奇幻美景，俯視壯麗之大好山河，非一般人所能親身體驗、擁有的。但在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心裡深處，飛行永遠是至高無上的，樂觀迎接不同之人生，正如社會上有識之士，對革命軍人之美稱「犧牲奉獻、勇者無悔怨」，形容的真是恰如其份。

臺海近一個甲子沒有戰爭，人民生活安康日子裡，不能說老兵沒有貢獻，空軍之傳承像濤濤江河流水不斷。我最尊敬的名將如：榮承恩、羅化平、趙知遠、孫平等傲骨飛鷹都依然健朗康和，他們之領導作風樹立了標準典範，雖近黃昏，太陽依然光亮，讓我們大家齊聲高唱，敬祝他們萬壽無疆。

美好的造訪

· 陽純諸 ·

這一切的美好要從《陽純諸述往》說起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我十七歲，跟著部隊轉進臺灣，二十歲到四十歲青春年華，輾轉空軍各大隊，最後落腳臺南水交社空軍眷村，在那裏結婚、生子、升官、退役，一生最美好的歲月，就在臺南。

臺南水交社眷村，我的前半生。在部隊，我喜歡把自己在軍隊中所思所感寫下，投到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，為緊張忙碌的軍中生活留下一些心情。近年有感於自己年紀漸大、體力漸衰，想想這一生，忽忽九十年，少年躲日寇，青年避秦海島，養妻育子，及至退役進入華航，隨著航線翱翔雲端天際，世界五大洲、三大洋都有我的足跡。雖是一生碌碌，仍有許多值得追憶的故事，我將之寫成《陽純諸述往》。空軍生活的點點滴滴，由於時空遠移，記憶已不勝了了，於是想到總部找資源，經電話諮詢，得到熱情的回應。

民國一〇九年三月十六日下午，明媚的春陽灑滿大地，我偕妻從臺北

民生社區步行至松山機場搭捷運至大直站，尚未到開口，就看見一位軍官學妹笑容燦爛地等在出口處。她派車接我們進總部、換證件，一應手續都替我們填寫，帶我們到會客室。長長的會議桌上羅列十數冊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合訂本，從民國四十八年到六十年，絳紅色的封面，燙金字標明它的期別。文宣心戰組組長莊上校熱情地走上前來與我們寒暄，告訴我們這是世上僅存的一套，完整收錄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第一期迄今，珍貴無比！曾有人開高價收購而不可得。

文宣心戰組準備了兩杯溫開水、兩杯咖啡、兩盤小點心，又貼心地為我們準備濕紙巾，說：「雜誌放久了，有細菌灰塵……。」我和妻子是如此被照顧、如此被善待！於是，我們鄭重其事又小心翼翼地翻閱。一本一本、一期一期、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在眼中走過，不多時找到舊作《十年》、《空軍樂》，望著泛黃的紙頁，一時間年輕時的情懷、軍旅生涯的種種，一一湧上心頭。啊！倏忽五十年！這次造訪總部，受到長官們的熱情接待，讓我這位退役五十年的老空軍真心歡喜，他們嘴角散發的笑容，如戶外的春日暖陽，明媚！溫煦！空軍是我的家，我永遠都在！